
ICANN81 | AGM — 转变范式：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地缘政治、国际法和新互联网基础设施
土耳其时间 202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 — 10:30 至 12:00

安德里亚·格兰顿

(ANDREA GLANDON):

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 ICANN81 全体会议：转变范式 — 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地缘政治和新兴互联网基础设施。我是安德里亚·格兰顿，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本场会议将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口译”图标，选择你想要听到的语言。

在本次会议期间，只有用我稍后在聊天室中提供的正确格式在聊天室提交的问题或意见才会被大声读出来。我们会在本次会议的指定时间内大声读出这些问题和意见。在社群讨论部分，如果你想发言，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举手”。发言前，请静音所有设备和通知。请确保你已选择了首选的输入语言。请大家发言时口齿清晰并保持正常语速，以便口译人员能准确翻译。

一旦会议主持人叫到你的名字，请取消你的麦克风静音并介绍自己的姓名以便记录。如果你在现场，请走到立式麦克风前提问，或者也可以举手，我们将给你一个麦克风。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Closed Caption)。现在，请欢迎我们的会议主持人之一拉姆·莫罕 (Ram Mohan)。可以开始了。

拉姆·莫罕：

上午好，从世界各地拨号进入的朋友们，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欢迎参加本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说几句。本次会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议的标题是：转变范式 — 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地缘政治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本次会议的专家讨论组里，和我一起的还有在我左边的尼戈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尼戈尔 (Nigel) 除了将会作总结之外，还会帮助协调在线提交的意见，以及问题和发言。在下一张幻灯片上，你们将看到我们的讨论组成员。在我两边的分别是奥尔加 (Olga)、帕里 (Pari)、查菲克 (Chafic) 和凯文 (Kevin)，他们将提供自己的观点和对这个重要主题的看法。

在下一张幻灯片上，你们将看到答复人，观众答复人，本杰明 (Benjamin)、豪尔赫 (Jorge) 和阿姆丽塔 (Amrita)，他们也来到了这里，我们将邀请他们加入，不仅仅是提供观点，还有帮助让本次互动会议中的所有观众加入进来。

回到第一张幻灯片，让我们稍微说一下。前一张幻灯片。对，停。多利益相关方主义，你们中有的人可能没有经验过，尽管你们大多数人正是因为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才能来到这里。这是一种治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技术社群共同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

它脱离了传统的、通常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型。在互联网治理的语境下，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影响力尤甚。比如 ICANN 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运营，聚集了多样化的团体来制定政策和标准，从而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来共谋互联网的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些重要特征包括多样化参与。我们想要吸引众多利益相关方，包括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技术专家，共同参与到决策流程中。

这个决策流程以共识为基础。决策不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做出，而是要确保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和利益。这些决策以透明、问责的方式做出。这是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流程是透明的，决策机构对他们的利益相关方负责。

这么做是为了实现灵活性和适应性，因为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真正原因。尽管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的全球问题，但互联网治理并非它的唯一用武之地。我们看到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在应对气候变化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当你结合多样化的视角和专业时，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相信，可以带来更有效、更公平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这样认为，但在我们的前方，范式正在转变。在你们面前的专家组成员不仅带来了转变互联网观念的力量的真知灼见和专业知识，除此之外，他们实际上也在帮助促成这种转变。因此，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不仅有知识和专长的拥有者，还有促进范式改变的推动者和撼动者。

很高兴你们抽空分享你们对地缘政治、新技术以及互联网本身在世界部分地区的发展演进这些我们不常了解的方面的看法。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将探讨地缘政治和新互联网技术的变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深入了解其对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影响。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否灵活调整并适应这个新环境？

这是第一个问题，帕里，请你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分享之前，请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帕里·艾斯凡狄亚里

(PARI ESFANDIARI):

非常感谢拉姆 (Ram)。我叫帕里·艾斯凡狄亚里，是全球技术政治论坛 (Global Technopolitics Forum) 的总裁，本论坛旨在促进关于地缘政治和科技交集的对话。我也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代表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EURALO)。现在，纵观地缘政治格局，我认为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复杂和多变。所谓复杂，是指今天的格局不再是冷战时期那种意识形态分野明显、双边没有任何互动的格局。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机会主义的联盟。

中国已崛起为科技超级大国，正在塑造自己的数字未来愿景，而美国则在极力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基于规则的秩序。谷歌、亚马逊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等科技巨头的的影响加剧了这一复杂性，它们现在已成为独立的全球力量，开辟创新前沿，发挥着以往只属于国家的影响力。

此外，我们正在见证从传统联盟向交易联盟的转变，在这些联盟中，印度、日本、韩国、阿联酋等摇摆不定的国家或数字决策者正在小心翼翼地平衡经济机遇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利益和主权都面临危机的越来越多重面向的环境中，它们必须权衡这些因素。尽管存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力量，但我们的世界仍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同时也是变幻莫测的。全球政治变革不断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有时也令人感到不安。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拉姆·莫罕：

帕里，非常感谢。凯文，你怎么看？

凯文·克鲁瑟

(KEVIN KREUSER):

是的，你提到了这一模型的成功之处，它是互联网上的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如果操作得当，它可以确保透明度、问责制和代表性，其理念是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因为如果操作得当，它就能抵消碎片化、利益分歧、权力失衡和政府过度干预等问题，而近期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愈演愈烈。

因此，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它需要继续发展，并保持包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它迄今为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代表多家 Web3 公司，这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社群。我认为，传统的域名系统 (DNS) Web2 需要张开双臂拥抱它，因为诸如碎片化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我关注的重点。

拉姆·莫罕：

很好。谢谢。查菲克？

查菲克·查亚

(CHAFIC CHAYA):

早上好。谢谢拉姆。我叫查菲克·查亚。我来自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负责中东地区的公共政策和政府事务。谢谢。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齐聚一堂。从中东地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治理就像该地区的文化、政治制度 and 经济水平一样多种多样。我们所看到的多样性在于，这里既有互联网基础设施极少的国家，又有拥有先进技术和治理模式的国家。

要知道，在这个以不稳定和经常性持续冲突为特征的地区，我们需要克服很多挑战。但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有一些平台和论坛，可以

促进和支持多利益相关方主义。除了互联网组织领导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动以外，该地区还有几个国家和区域倡议 (NRI)，比如黎巴嫩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还有一个地区性 NRI，比如阿拉伯 IGF。我称 RIPE NCC、ICANN 和国际互联网协会 (ISOC) 为三个火枪手。在推行多利益相关方，召集人们讨论本地区互联网相关问题方面，这三个火枪手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还有一个由社群推动的、独一无二的平台，名为 MENOG，即中东网络运营商团体，他们将于全球 IGF 召开前两周在阿曼举行活动。这个平台是唯一一个真正由社群推动的多利益相关方。因为该地区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获得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这些论坛和活动可以共同创造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法。在结束中东概况的介绍之前，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虽然我们成功地把这些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但这个平台对政策成果的影响依然很有限。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你为我们开启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路和对话。接下来，奥尔加。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你，拉姆。感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小组讨论。作为这个美好社群和环境的一员，我要感谢你对我们的褒奖。我只是这里众多同事中的一员，有时在我所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见他们的次数比见朋友的次数还要多。我是奥尔加·卡瓦利。我来自阿根廷，最近，我被一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任命为国家和

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成员。我曾担任了几年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我曾是 GAC 的副主席。目前我的工作是美国国防大学校长。这是我二月以来的新工作。

接着你开头的发言。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优点和成功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能够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这个模型先后在联合国、ICANN 及其他一些地区性进程的会议上启动，历经 30 年之后，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认识。我们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也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能够解决全球互联互通、互联网和访问权所带来的这些复杂问题。

而且我还看到，这个模型一直在发展，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其他活动中。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将所有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概念，我也看到了一些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好的对话，例如，工会与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对话。过去几年，这种对话变得更顺利。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学习。技术社群与服务提供商的互动。我认为这是一种进化，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进化。

回答你关于地缘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在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紧张的地缘关系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球互联互通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各种各样的技术也在快速发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新闻或错误信息自从人类说话或书写以来就一直存在，只是现在它们在政府和民主政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展中地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所看到的重大紧张关系是发达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你看一下工业革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演变，比如一个世纪前和现在的差距，就会发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过去几年里，通过互动，全球互联互通以及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应用，这种差距不断扩大。

我觉得这非常有挑战性。20 年前，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上，我们认为科技将带来跨越式的发展。我希望它能实现，但也看到这种差距正在扩大。因此我现在担忧的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我们仅仅是购买技术、使用技术，还是真的将技术用于发展？

拉姆·莫罕：

这又是一连串耐人寻味的问题。凯文，你是助推技术发展或为域名空间带来新技术的先锋团体的一员。这些技术是会带来跨越式的发展，还是会威胁到当前的秩序？你对此有何看法？

凯文·克鲁瑟：

首先，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凯文·克鲁瑟。我是 D3 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公司希望在 Web3 和传统 DNS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同时我也是另外几家 Web3 公司和基金会的总法律顾问。在此之前，我还担任过 GoDaddy 和 ICANN 的法律顾问。

对于你的问题，我想新兴互联网基础设施似乎正在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也是自然的，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些前沿创新不仅改变了行业，也改变了

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我认为政府自然会对这些转变做出不同的反应。

比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加密货币，对吧？欧盟很快就加入进来，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并将这些规则扩展到境外。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国家/地区仍在努力追赶，探索如何在一个发展速度快于其立法速度的世界中进行监管。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监管者方面，许多监管者甚至不了解 DNS 如何工作，但却试图制定规则，匆忙地为他们不了解的技术制定规则。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不一致的、有时是被误导了的监管和/或执法。

而当政府对某个事物不甚了解时，就会导致人们对这些新兴技术缺乏信任，并产生其他一些重大误解。我认为，这就是紧张局势开始产生并升级的原因。因此，我认为对于在座的我们和本社群而言，教育非常重要。我认为，直到几周前，这里的议程上甚至都还没有 Web3 会议，我们要感谢 ICANN 的首席技术官办公室 (OCTO) 发起本次对话和讨论，因为这些技术不会消失，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拉姆·莫罕：

谢谢。帕里，你怎么看待新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它们是否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帕里·艾斯凡狄亚里：

谢谢你，拉姆。我认为新兴互联网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为克服环境挑战带来了希望。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也加剧了

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制造了全新的紧张局势。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主权问题。互联网的无国界特性正与各国/地区日益强烈的、控制本国境内所产生数据的渴望相冲突。随着各国/地区推出国家法律和基础设施，比如中国的长城防火墙或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碎片化。这些举措旨在限制外国影响，加强内部控制。

现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等卫星互联网络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虽然这些网络将连通性扩展到了欠服务地区，但也带来了国家安全隐患和主权挑战。它们使外国公司或政府能够在他国的领空运作，收集大量数据，并对连通性施加重大控制。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在乌克兰有选择性地激活“星链”，说明私营公司能够对冲突地区的互联网访问施加战略控制。私营实体对全球连通性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也提出了关于互联网的普遍可访问性和政治敏感地区连通性管理的重要问题。

区块链技术使情况更加复杂。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允许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进行经济交换，从而带来了独特的监管挑战。虽然欧盟等一些国家/地区对区块链持谨慎态度，但其他国家/地区如萨尔瓦多等已经完全接受了区块链。区块链规避制裁和监管控制的能力破坏了传统的治理模式，造成了紧张局势。

最后，人工智能现在已成为管理和优化先进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网络性能和安全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

管理也引发了对数据主权和监控的严重关切，因为各国/地区的做法大相径庭。中国使用人工智能强化监控，而欧盟则优先考虑隐私。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争夺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全球竞赛又增添了新的紧张局势，拥有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国家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标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种端倪我们以前看到过，就是中美在 5G 网络和华为等公司方面的竞争。对安全和间谍活动的担忧导致各国/地区限制外国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使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我就说到这里。

拉姆·莫罕：

谢谢，帕里。所以查菲克，我们听到了两种观点，对吗？凯文说，嘿，政府监管被误导了，监管过度，还会减少创新。而帕里则说区块链有能力规避管制，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经济中人工智能正被用于实施监控。从你的角度来看，情况是什么样的？

查菲克·查亚：

再次感谢你的提问。这是一个耗时的话题。在过去两天的会议中，我们就地缘政治、治理和技术之间的影响和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再次回到中东地区，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技术正在为地缘政治推波助澜。

现在，对政府来说，新兴技术和基础设施就像一个战略武器库。众所周知，许多国家/地区现在都在争夺数字空间。这一现象随处可见。现在很多国家/地区都采取了措施，对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控

制，对数据流量进行监控，不仅是在国内，而且还超越了国界。这也会加剧政治紧张局势。

除此之外，我想帕里还谈到了网络安全。各国/地区现在仍在加大对网络安全的投资，包括互联网技术。而这些技术，他们不仅用来为自己谋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用这些技术来扰乱其他邻国。这种在网络防御和攻击方面的投资升级，使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了更广阔的轨道，并使其分布得更快。

总之，我可以说，这些发展进一步反映和推动了更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我相信，这将改变政府之间和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

拉姆·莫罕：

如何改变？

查菲克·查亚：

我不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

拉姆·莫罕：

奥尔加，你怎么看？

奥尔加·卡瓦利：

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和模型的优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不同利益相关方角色的重要性。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有点不好听。我认为，有时我们会将平等地位和所有利益相关方一律平等混为一谈。我看到，有时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完全不同，但他们的重要性是绝对相同的。

事实上，有些利益相关方在政府中扮演着更为正式的角色，而有些利益相关方则在为政府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订立法规时面临着挑战。他们必须深入社群、公民社会、公司、技术社群和企业，了解他们要通过法规尝试解决的问题。这极具挑战性，因为政府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这对政府的透明度和运作没有问题，而其他利益相关方有不同的工作动力。

因此我想说，在 NETmundial +10 原则中有的原则是非常值得牢记的。我想强调其中的两条原则，我认为这两条原则对我们参与多利益相关方生活非常重要。问责制。建立机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对其在治理框架内的承诺和行动负责。这不仅适用于政府。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私营公司和社交网络公司，它们一直在向用户改进他们的隐私信息。因此，这是一个问责制的典范。我们技术用户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是否具备网络安全所要求的卫生条件？我们才是必须处理好这方面的人。这种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中的问责制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而且我们必须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仅仅是掌握在政府或大公司手中。

此外，第六条 NETMundial 原则我认为非常有趣，那就是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涉及到政府。我认为这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在政府的架构下需要时间。但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利益相关方，我们都必须努力使所有流程更加灵活，因为技术的发展真的非常快，事物的变化也非常非常快。牢记这一点，就可以使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在这个环境中扮演更重要、更积极的角色。我所说的并非易事。这很有挑战性，但生活本来就充满挑战。

拉姆·莫罕：

谢谢奥尔加。请允许我继续问你，凯文在这里谈到了一些新技术，区块链技术，这些技术开始影响到我们所处的 DNS 空间内部。你提倡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型。但是，当新技术带来破坏时，你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本身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奥尔加·卡瓦利：

我想我又要说些不好听的话了，抱歉。我认为有时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会给自身制造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共评议。我们开展公共评议，所以会把它公之于众。那么，你们是否真的向对的受众传达了对的讯息？你们是否考虑到了语言障碍？你们是否考虑到了残疾障碍？你们的网站真的对所有人都无障碍吗？你们是否真的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了你们想问的问题？

有时我们仰仗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些概念，以为那样就万事大吉了。我很满意，因为我征询过意见。我能想到很好的例子。比如，巴西的 Marcos Civil 流程。我认为这很出色。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努力，才能找到对的受众，将来自社群的所有信息纳入文件，制定出一项无关紧要的政策。

因此，有时我感觉，有时这种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会因此而受到诟病，因为我们依赖于其中的一些概念，而并没有深入到我们想要实现的真正内容。我有一些很好的例子。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层面的例子，一些只需要通过开放或让人们坐到会议桌旁讨论就能提升的例子。你们是否邀请了合适的人？你们是否邀请了合适的专家？你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包容，而不仅仅是做了一些设置，看起来像多利益相关方，却不会带来预期结果？

拉姆·莫罕：

谢谢。查菲克，在你所在的地区，你刚才说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某些领域有些举步维艰，你还说要建立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和信心是一个挑战。现在，当你有了新技术，有了这些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局面，多利益相关方是否还有用武之地，还是说变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政策制定者会说，多利益相关方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公众的意见，因为人工智能每天都在变化。你怎么看？

查菲克·查亚：

首先，我赞同奥尔加关于如何理解多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我们能非常明确地定义我们的角色，那么我们就能拥有多利益相关方中的佼佼者。但如果不对多利益相关方以及这些参与者的角色进行定义，那么多利益相关方的定义之争就会一直存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喜欢你开头说的“推动者和撼动者”。我们需要推动者和撼动者来继续支持多利益相关方。再次说明，中东地区的技术社群，即三个火枪手，RIPE NCC、ICANN 和 ISOC，这不是宣传，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现实。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赢得了各国/地区政府的信任。

下周二，我们将在阿曼举行一次闭门政府圆桌会议，仅与政府讨论互联网治理进程。五年前，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这还是个禁忌。不，我们不想和技术社群坐在一起。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就能取得我们期望的结果。

拉姆·莫罕：

好的。所以，你说还有希望。但帕里，你在之前的发言中说到，看看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他们对什么是善治或什么是治理有不同的看法。随着地缘政治和新技术的出现并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你如何看待多利益相关方方法？

帕里·艾斯凡狄亚里：

谢谢你，拉姆。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多样性，就会看到各国有不同的治理理念。中国倾向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美国倾向于市场驱动的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而欧盟则强调法规和隐私。这种分歧导致了标准竞争中的一些摩擦，产生了多种往往相互冲突的互联网治理愿景。因此，当我们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时，这一切都会导致总体协议的达成困难重重。

不过，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优势和魅力在于它具有灵活性。它允许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使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时，允许就原则达成一致，并灵活适应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不同政治的语境，那么我们所拥有的这种碎片化的环境生态系统非但不会成为问题，反而会成为一种优势。

在那里，我们有很多可以把握的机会。甚至，我认为，这些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理念，如果相互交流，实际上可以得到加强，因为它们都各有长短优劣，能够成为整体制度的基石。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帕里。凯文，即使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主要技术领袖和商业领袖中，也有一些人也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政府监管，因为

仅靠私营领域的人士聚在一起，跟不上变革的步伐。在区块链领域，它以支持者们口中的“去中心化”而著称，政府在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因此它为许多被中心化和被控制的事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主化途径。

但这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对吧？因此有人忍不住站出来说，我们需要监管，我们需要的不止是控制，我们还需要在这周围设置一些警戒线。你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这个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吗？

凯文·克鲁瑟：

是的，监管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执法监管，所以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一定确定性的地步，这也是呼吁制定良好管辖法律的原因。我认为，Web3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去中心化的纯粹性是高度一致的。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否适应新兴技术，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我认为，它们肯定会考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技术进步的步伐以及大国和大企业行为者的影响和利益能否融入当前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恐怕不行。但是，除非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发展对这些新兴技术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否则我认为治理，只要方式正确，在这些技术领域是受欢迎的。但目前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说。

拉姆·莫罕：

好的。那么接下来，各位观众和听众，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舞台。现在，我们想听听你们的观点。在下一张幻灯片上，我们对你们

们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有一些答复人将协助主持会议，并提出他们的观点，帮助大家开始讨论。

我们有三问题，我不会按一二三的顺序进行讨论。它们会停留在你们面前的屏幕上。如果你有观点，请上来发表，但请长话短说。在邀请大家上台之前，我想问一下，从之前的介绍中，大家看到我们三位观众答复人。那么，请你们先上台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阿姆丽塔，你愿意开始吗？

阿姆丽塔·楚德胡瑞

(AMRITA CHOUDHURY):

谢谢你，拉姆。我是阿姆丽塔。我能看一下问题吗？在专家组中我们听到的一个总体看法是，没有一个严格的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模型。ICANN 遵循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可能遵循另一种模型。因此，在我看来，不仅是在初始阶段，甚至在决策和实施阶段，都要考虑有关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有新兴技术出现或创新产生时，其主要的驱动者是技术社群，是一般技术社群或企业，而不是 ICANN 标准。如今，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其影响的实现具有滞后性。通常它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不是坏的。只不过它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即使是人工智能模型或大语言模型 (LLM) 等，其意图也始终是为善，而不是作恶。

技术在不断进步，监管事务也必须跟上 — 其影响力如此之大，因此各国/地区政府都在密切关注。大多数政府都希望利用技术做好事，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工智能向善” (AI for good) 这个标签。但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偏见。他们有其他事情要考虑。这就是为什

么需要不同的社群成员参与进来。例如，即使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治理时，人们也常说，你需要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所谓利益相关方，是需要有关的利益相关方。比如，了解技术的人，了解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人，了解可能存在的权利问题的人，可能受到影响的社群。我认为，这可以归结到奥尔加说的，或许我们可以看看圣保罗原则，甚至是 NETMundial 提出的原则，要使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有一个核对表。我们是否包容？我们是否开放？我们是否透明？我们是否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教育？

例如，技术社群可能了解技术，但未必了解权利或隐私。同样，公民社会有丰富的实地经验，但他们是否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教育部分也很重要。他们将会参与进来。各地的决策可能需要时间，但如果你能解释它能带来什么好处，我相信大多数国家/地区都会接受。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阿姆丽塔。豪尔赫？

豪尔赫·坎西奥

(JORGE CANCIO):

哦，谢谢拉姆。我是来自瑞士政府的豪尔赫·坎西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讨论。感谢你们邀请我。说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本上，我会说尊重人权和实现发展目标，其内容会时不时地更新。下一次更新是在 2030 年。一个联合国小组五年前曾说，我们这个时代与以往的巨大差别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相互依存的

时代，还有人强调，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竞争时代，这是一些安全顾问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方面。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而数字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数字的，还是物理的。我们处在一个虚实混合的世界中。这意味着我们受到共同外部性的影响。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对全球所有其他人产生影响。我们的数字行为会产生气候影响。我们的数字行为会产生人权影响。因此，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互关联性。

所以实际上，合作已成为一种需求。我们无法回避。我们需要合作。问题是如何合作？我们是以消极的方式，通过竞争、通过对抗性策略进行合作，让上位者利用他们的地位并获得短期优势，还是采取一种更艰难的合作方式？俗话说，独行者快，众行者远。但这需要时间。这需要时间，因为你必须和很多人讨论。

这让我想到了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和多利益相关方原则的问题。正如阿姆丽塔所说，每当我听到模型，就心生疑问，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模型。ICANN 现在的模型也和 10 年前不同。它也在不断演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流程中，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实现方式。因此，当你有这种多样性时，当然就存在冒充的危险，存在充门面的危险，你可能会说，对，我们征询过意见。这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表现。或者说，对，我们公开发布了一份草案。这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表现。

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人们会感到困惑。这和民主的概念有一点关系，但我们还是不要纠结。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关于互联

网治理方法的含义，还有很多原则。NETMundial 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有 IGF。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圣保罗多利益相关方指南》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在圣保罗以虚拟方式获得社群通过，因为它确实填补了一个空白。

当然，它并不完美，但至少给出了一个标准，你可以参考这个标准，然后说，好吧，这些是原则，这些是指南，这些是你应该尽可能遵守的程序步骤，具体视你的进展速度或问题难度而定。我希望社群能够开发工具，根据这些标准对流程和组织进行评估，因为老实说，这是我认为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标准。

下面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坚信每个人都有意见要表达，都有一些利益可以提出来，都有一些价值观可以提出来，那么为每个人找到适合他们的新数字方案就会容易得多，可能性也要大得多。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明年进行 WSIS+20 审核的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一味地竞争，维护自身的利益，最终将更接近于一个零和游戏。当然，这是必然的。我们最终的走向可能永远都是如此，而不是在为每个人实现人权和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谢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本杰明，请上台发表你的观点。然后我们将请观众发言。观众席的各位，如果你想参与讨论，中间过道上麦克风。两侧也有流动麦克风。所以如果你想发言，请举手，我们会把流动麦克风递给你。好吧？本杰明？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谢谢。我叫本杰明·阿金默耶伊。我在纳米比亚工作，是一名博士生。因此我代表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受到查菲克的启发，我先谈谈第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创新与合作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障碍本质上可能就是诸如不稳定等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来自不同政府体制的大量不一致的规定等。此外，还有基础设施差距，像我们谈到的新兴技术。在这些地区，人们还在努力追赶既有的技术。

但我必须说，作为公民社会领域的一员，人权和全球商品是极为关键的。它们非常重要。这方面的保护，尤其是新技术，是这里的大多数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和相关机制的批准。但他们所呼吁的，是保护他们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

同时，这也是碎片化的生态系统。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地区有很多国家。它们不止有一个实体。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双边协议、组织，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它们的直接需求。但是，如果有一个集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是非常重要或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们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另一个障碍是技能差距，能力差距。对这些工具和技术理解，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你无法治理你没有的东西，或者对你没有实际触及的东西，你甚至都没有很强的发言权。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不稳定。但是，对于这种对话和多利益相关方法，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在这一领域不存在研发。作为学术界人士，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在 LLM 的对话中，诸如 ChatGPT 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你们只是在写相关论文，很多都是理论性的。但其中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呢？所以，当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时，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你几乎成了谈判桌上的旁观者，你没有什么观点可以提出来。对我来说，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你的参与，使你无法在会议室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大多数时候，你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

我希望各地区和其他地区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被赋予更多的权力，这很重要。因为这个社群拥有更庞大的新兴人口，可以利用技术带来数量的累积，从而最充分地发挥干预的作用。

下面我想谈谈第二个问题，如何发展多利益相关方方法，以降低风险并确保决策的包容性和有效性？从我刚才说的一些话中，我很快就能联想到奥尔加的发言。一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和沟通方式，是否真的向这些地区传递了这样的讯息：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这就是它给你们带来的价值？是赋权还是剥削？

如果是赋权，那么人人都愿意加入，愿意做出必要的贡献，以非常健康的方式加入对话，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信任，还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有剥削。更多的是政治霸权甚至商业霸权在本地区的角逐，而你们顺应这些安排。

因此，为了确保其正常发展，让我们鼓励平等参与，提高地区或公民社会集体参与的能力，而不是看他们能带来多少利益，或者可以从他们身上攫取多少经济价值。让人权等问题成为这些对话的重中之重。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社群可以最大限度地参与决策和活动。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像全球良好原则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效仿、可以利用的，这不仅可以用数字或附加值来量化，正如奥尔加所说，我们已经看到，数字技术本应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地区带来跨越式发展，但我们看到的是，它其实扩大了差距，而且这种情况看起来不会很快改变。那么，你如何参与一个不断扩大差距或将你排除出局的治理进程呢？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和发展这一进程，使其发挥保护、引导和提升的作用。

那么，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新兴技术的治理如何才能有利于东方的发展，从而尊重人权、尊重全球福祉，并确保其益处几乎平等地传播？我们知道平等传播是不可能的，但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我的意思是，我相信，把一些研发工作放在发展中国家，确保他们有平等的地位，缩小一些基础设施的差距，确保他们有效参与，确保在考虑一些创新甚至是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时，他们能坐在会议桌前平等参与，这将确保新兴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也能帮助我们治理新兴技术。非常感谢。

拉姆·莫罕：

谢谢，本杰明。感谢你。现在我们将进入社群互动环节，从你开始，尼戈尔。网上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吗？

尼戈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谢谢主持人先生。是的，我们有几条。我们可以现在读出来，如果你想的话。

拉姆·莫罕：

那就现在吧？

尼戈尔·希克森：

好的，我们可以现在讨论。当然可以。第一个在线问题来自沙德里奇·安克拉 (Shadrach Ankrah)。如果我的发音不对，请见谅。问题是，在大多数欠服务地区，公民必须在获得连接和其他技术或优先考虑隐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人们优先考虑隐私和用户控制，那么他们就会因为其他政府干预而无法使用某些技术或服务。那么，我们该如何为欠服务或无服务社群赋权，让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或服务，并免受科技巨头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影响和干预呢？

拉姆·莫罕：

有谁想回答这个问题？来吧，查菲克。

查菲克·查亚：

我们日常工作的核心是能力建设，我听同事们说，能力建设对多利益相关方至关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这些欠服务社群无法接触到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去那里接触他们。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在网上开展这项工作。

另一个挑战是，正如网上的问题一样，一些国家/地区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地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当其他国家/地区在讨论隐私、人权、人工智能等问题时，有些国家/地区连基础设施都没有。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帮助这些没有基础设施的国家/地区，确保它们的连通性，让它们能够连接到互联网，加入这场全球讨

论。所以，的确，能力建设对于触达、提高认识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事物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国家层面开展这项工作？在国家层面，我再举一个黎巴嫩 IGF 的范例。黎巴嫩这个国家现在正面临着许多挑战，但 IGF 仍然是所有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讨论互联网优先事项、保持互联网正常运行的地方。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 NOG，即 Network of Country Groups（国家集团网络）。所以，我们建立了社群。我们去到这些国家/地区，建立社群，让社群针对他们的优先事项和挑战开展工作。

拉姆·莫罕：

谢谢查菲克。下面请观众发言。请注意，我们有一个 90 秒的计时器，因为我们想确保收到尽可能多的意见。当然，请先做自我介绍。

侯赛因·米尔扎普尔

(HOSSEIN MIRZAPOUR):

大家好。我是侯赛因·米尔扎普尔。我会尽量讲快一点，向我们尊敬的发言人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在座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尊敬的帕里提到的，或许是因为全球的互联网治理地域不同，达成一个全球监管框架绝非易事。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看到的，每天、每个月都有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平台。

在世界各地，在所有主要城市，你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因为某些事情而在网络平台上努力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却没有得到当地管辖系统

的明确回应。另一方面，例如在巴黎，发生在帕维尔·杜罗夫 (Pavel Durov) 身上的事情让我们很多人感到震惊。事实上，他仍然身处所谓的自由的故乡之一，却不能自由地加入他的团队，继续他的创新之路，为我们造福。

我想问你和其他人的一个明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认为 ICANN 是应对这一重大挑战并设定达成全球框架的时间表的最佳场所？如果 ICANN 是最佳场所，你认为这里的努力够不够？如果 ICANN 不是最佳场所，那么哪里才是最佳场所？我的最后一句话。我认为，任何一体化的全球社群都需要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领导者。谢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我重点关注一个问题。ICANN 是不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合适场所，帕里？

帕里·艾斯凡狄亚里：

我想 ICANN 的职权范围有限。我个人认为，IGF 也许更适合进行此类讨论并发挥领导作用。对，这是我的看法。

拉姆·莫罕：

谢谢。回到你这里。尼戈尔，在线问题。

尼戈尔·希克森：

好的，非常感谢。主席先生。这个问题来自斯瑞迪普·雷亚玛吉 (Shreedeeep Rayamajhi)，我的发音可能不对，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经常参与我们的讨论。问题是，你们如何看待多利益相关方

模型的发展？是由相同的人在社群内提出不同的想法，还是由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带来不同的声音提出各种问题？

拉姆·莫罕：

谢谢，尼戈尔。凯文？

凯文·克鲁瑟：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更多地是带来新的想法，而不是人。但新想法会带来新人。所以，我认为这是二者的结合与发展。它的运作方式已经成熟，并且有效。只是它在扩大，不是职权范围，不是要求，而是包容性，它在以这种方式发展。

拉姆·莫罕：

收到，很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麦克风这里。两边还有其他人吗，一号还是二号？好的。我们先请二号的发言者，再请中间的发言者。

薇薇安·梅达博恩

(VIVIEN MAIDABORN)。

我是来自新西兰的薇薇安·梅达博恩。我确实被“范式转变”这个说法打动了，而且非常兴奋，我脑海中不禁在想，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的一些碎片化和差异看作是一个积极因素，而不是破坏互联网的因素，会怎么样？所以，回到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核心原则，我想说的是，它肯定了一点，有了不同的声音，互联网才能变得更好。

因此，我在想，促进这种范式转变的与其说是人权推动的参与，不如说是政府、企业、技术社群的要求，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为之努

力的一切变得更好。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谈谈这种范式转变。谢谢。

拉姆·莫罕：

奥尔加？

奥尔加·卡瓦利：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我想说，如果我们想为所有的参与找到一个完美的空间，我们可能会失败。我认为我们必须发现参与和人权之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角度。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一旦你开始尝试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总会最终理解与之相关的伦理和人权。因此，我认为现在加入它正是时候。

从我之前听到的关于完美空间的其他评论来看，我认为完美是良好的敌人。我认为没有完美的参与空间，但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带来自己的意见，结合本国/地区和我们的知识来进行参与，那么我们可以增强这个空间。

拉姆·莫罕：

谢谢，奥尔加。帕里，在最后部分，请你思考一个问题。有一条在线意见说，IGF 是一个联合国自上而下指导的实体，不太适合发展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所需的多样性。所以请你最后思考一下。在我右边的一号麦克风位置，这边的观众有问题吗？没有。下面请中间的观众发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大家好。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我将用法语发言，因为我们有翻译，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交流。我的语速不会太快，以便大家有机会用耳机听。我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我相信，从不同的角度探讨 ICANN 和模型 — 我们用了“模型”这个词 — 将会非常有用。我们需要让 ICANN 不断发展。对此我深以为然。

在圣保罗，我们发表了 NETMundial 声明，在 ICANN 我们必须使用这份声明。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组织。我们必须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要研究来自圣保罗 NETMundial 的提议。那样会受益匪浅。这将是 ICANN 未来的一份基本文件，我们将对 ICANN 进行整体审核。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完成对 ICANN 的整体审核。

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但当我们谈论 ICANN 时，当我在 ICANN 时，我是一个代表，我代表互联网的最终用户发出一个声音，我不认为自己是公民社会。ICANN 的结构与此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谢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说得很好。我同意，ICANN 肯定需要发展，而 NETMundial，圣保罗原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尼戈尔，网上有其他问题吗？

尼戈尔·希克森：

没有。

拉姆·莫罕：

好的。这边有人要发言吗？好的。那边呢？没有？好的。下面请中间的观众发言。

乔丹·卡特

(JORDAN CARTER)：

谢谢。我是来自 auDA 的乔丹·卡特。我想提出几点个人想法。这有点像锤子和钉子的问题。有时，你并不需要多利益相关方来解决问题，但有些问题可以从使用多利益相关方方法中受益，对吧？因此我认为，需要想清楚一点，对于特定的新兴技术，多利益相关方可以带来哪些帮助。例如，如果有一些中央标识符需要协调，我们已经证明，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在尝试多利益相关方对话论坛，比如 IGF，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还有一些机构也在努力。

我认为，我们不希望看到，仅仅因为一个机构采用了一种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照搬到其他任何地方。互联网因其多样性而蓬勃发展。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创新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资源。在 ICANN，我们被宠坏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乔丹。时间刚刚好。凯文，你要快速回应一下吗？奥尔加？

奥尔加·卡瓦利：

我认为乔丹提出的关于资源的观点相当有趣。我认为，时间是取得良好成果的敌人之一。做对的事需要时间。召集对的人需要时间。

召开对的会议、了解他人的观点也都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资源。在拉丁美洲，我们看到过若干个多利益相关方倡议，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秘书处，它们将无法发挥作用。而这需要资源。所以我完全同意乔丹 (Jordan) 的观点。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这边没有人。我想我们可以回到中间这里。有请。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谢谢。感谢本次会议。首先，谢谢奥尔加担当了唯一发言人-- 事实上，在拉美谈到全球大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讨论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我们似乎仍然陷入了某种数字冷战。有很多观点都是关于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我认为问题远不止于此，对吧？问题还在于缺乏包容性。问题还在于我们认为，大多数世界不了解我们在谈论什么，或者 ICANN 正在发生什么等等。

我听豪尔赫说我们需要合作。我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包容，我们需要各种声音，我们需要公民社会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在这个专家组里并没有公民社会的声音。在这样的一年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确实处于互联网治理的注入点上，我们不仅需要改进我们的模型和系统，还需要向世人证明 ICANN 在发挥作用。它很好。它依然存在。它依然在运转，对吧？

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首先，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孤岛。我们还需要去纽约。我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社群的其他部分进行交

流，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宣传 ICANN 的本质和它应该保持的方式。
非常感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下一位，有请。

彼得·泰沃 (PETER TAIWO)：好的，非常感谢。我是彼得 (Peter)。我只想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上说“人们看着你，有时并不厌恶”。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或模型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这取决于谁来定义。因此，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机构和人们信任的推动者和撼动者，让多利益相关方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也因此，这些机构和个人或推动者和撼动者必须有涵盖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价值和愿景。因为如果你把多利益相关方带到会议桌前，就要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和倡导的事情，你代表了我们的利益。例如，在非洲，我们有 54 个国家/地区，这取决于谁来定义。好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将人们带到会议桌前。我们需要不断评估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它是如何发展的，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继续进行能力建设。谢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很多人对此有共鸣。尼戈尔，网上还有其他问题吗？目前还没有。好的。下面回到你这里。

雷纳塔·米埃利

(RENATA MIELLI):

非常感谢。我是来自巴西的雷纳塔·米埃利。为体现本次会议语言的多样性，我将用葡萄牙语发言。我想指出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在这场有关如何加强社会，特别是国际机构和各国/地区政府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作用认识的辩论中至关重要。

正如圣保罗章程所述，我们需要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多边主义这两个进程相互关联起来，在它们各自的使命范围内需要开展合作。多边主义在数字生态系统的决策和执行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我们需要推进声明的制定。在 NETMundial 上，我们不仅要讨论互联网治理，还需要了解，我们要讨论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政策的进步，因为世界是由数字方面来治理的。

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新兴技术得益于多利益相关方进程，因为我们拥有专业知识，而且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同的主题。在过去几年中，有很多部门都没有讨论过隐私和新技术等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避免在当前这个非常时期 — 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时期出现治理碎片化的情况。谢谢。

拉姆·莫罕：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发言。那里还有一个发言，然后再请你发言，之后我们将结束观众发言环节。有请。

罗斯玛丽·辛克莱

(ROSEMARY SINCLAIR):

好了。谢谢主持人。我是罗斯玛丽·辛克莱，是 .au 即澳大利亚的国家域名经理人。我想谈谈我们作为国家域名管理者，为支持多利

益相关方模型而采取的一些实际举措。我谈这些是为了鼓励其他国家和地区域名经理人考虑采取同样的做法。我们必须从谈论这一模型转向支持这一模型。

为此，我们在做的是，我们正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学院，招收对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政策以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应用感兴趣的年轻学生。当然，我们还有自己的澳大利亚 IGF。但今年，我们在该 IGF 编写了一份立场文件。我们一直支持太平洋国家和地区 IGF。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有意义的连接。我们将由此进入亚太地区 IGF。

因此，我们正在这些团体的各个层面之间建立起互联和支持的纽带。当然，我们还将支持全球 IGF。NETMundial+10 声明非常重要。最后要提一下技术社群多利益相关方主义联盟，它重点关注全球数字契约 (GDC) 和 WSIS+20 进程。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罗斯玛丽 (Rosemary)。有请最后一位观众发言。

贝特朗·德拉查贝尔

(BERTRAND DE LA CHAPELE): 我的名字叫贝特朗·德拉查贝尔。我是互联网和司法管辖政策网络的执行董事。很快说一下，在探讨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时，有一个词我们一直没有提及，那就是“利益相关”这个词。在多利益相关方方法中，重要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纳入问题牵涉到其利益的各方，但还要与他们的利益成比例。而我们则倾向于认为，任何问题基本上都应该绝对由所有人来处理。

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的突尼斯声明中，有一句话人们讨论了很久，那就是关于各自的角色。不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角色，因讨论的问题、场所和阶段而异。每一个话题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真正利益相关的、适当的参与者网络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

第二点，我们总说决策制定，而完全忽视了决策成形的根本步骤，也就是初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实际界定一个问题，确定其中的挑战，这部分职责由秘书处履行，或者，在 ICANN 的场景下，应该是组织的职责。

拉姆·莫罕：

很有见地的意见。非常感谢。感谢大家在这里 — 伊斯坦布尔对全世界的贡献。接下来进入本次会议的最后部分。我们会使用相同的计时器。让我们回到专家组，请各位成员进行总结发言。从你开始，凯文。

凯文·克鲁瑟：

谢谢拉姆。我想我们既非寻求改变或扩展 ICANN 的职权范围，也不大可能改变公司和国家参与者的方向。这不是问题所在。我们唯一希望的是能有一个平台，将我们有意义地纳入多方利益相关方这个总体之中。包容性、参与教育的机会以及理解这些新兴技术是什么，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什么，这样就不会因为无知、误解、偏见而产生额外的障碍，它们不是一条导入一切的轨道。我想

之前有人是这么说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技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们不应该无孔不入。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拉姆·莫罕：

非常感谢。帕里？

帕里·艾斯凡狄亚里：

谢谢你，拉姆。我想，今天的对话表明，虽然创新将不断进步，地缘政治格局也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强大、有弹性的基础，以抵御这些挑战。我们有一条关于 IGF 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我认为每个机构都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 ICANN。因此，我们都必须努力。但是我认为，如果 IGF 没有满足某些人的预期，也许他们必须尝试改变它。我们可能无法控制每一次转变，但通过灵活、适应性强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我们可以为治理数字空间开展有意义的全球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帕里。查菲克？

查菲克·查亚：

好的。有人要求我最后用阿拉伯语发言。所以出于多样性考虑，请大家使用机器翻译。也谢谢你，拉姆。接下来我将说阿拉伯语。随着技术的发展沿革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传统的治理方式正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多方或多利益相关方系统更能应对最新的技术发展。为了跟上新发展的步伐，必须加快确定治理方式，让包括政府、技术专家、公民社会和技术社团代表在内的各方都能参与到决策中来。

在这一语境下，作为一个技术社团，我们通过我们的计划，以这个系统和模型的刺激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参与进来，目的是加强和鼓励各方之间的讨论和对话，使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地区需求并应对挑战。这个模型保证了治理工作能够延续，提供一个统一、开放和满足未来需求的互联网。非常感谢。

拉姆·莫罕：

奥尔加。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我们这里有出色的翻译服务，这对我很友好。顺便对此表示感谢。我会说我的母语，也就是西班牙语。我认为，我们必须牢记 NETmundial +10 的原则之一，即适应性和灵活性。我认为它们是关键。我们必须做到包容，而且是真正的包容。我们必须包容所有年龄段、所有行业、所有性别、所有利益相关方。我们必须教育自己和教育他人，以便了解其他利益相关方面临的问题。当前存在许多挑战。

我认为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时间。以对的方式做事需要时间，需要资源，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并不容易获得。有时这并不容易，但我认为加强这一对话空间是值得的。我还想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说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只做技术的旁观者或消费者。我们应该努力让技术为我们的国家/地区创造价值，让人们在技术的使用方面接受教育和

培训，从而造福于我们的人民，促进我们国家/地区的发展。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

拉姆·莫罕：

听了以上所有发言，你要如何总结一下？

尼戈尔·希克森：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对吧？所以没关系。没人想吃午餐，对吧？非常感谢。我是尼戈尔·希克森，来自英国。我长话短说。首先，我认为本次讨论表明，人们仍然希望讨论新兴技术，讨论多利益相关方方法，讨论地缘政治如何影响我们所有人。我认为，如果 10-15 年前我们在 ICANN 开展这样的讨论，不会吸引到像今天这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反驳说，这和 ICANN 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今天大家发表的非常精彩的意见表明，这与 ICANN 有关，也与其他技术机构如 RIR 和 ISOC 有关，而且确实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我简要谈谈从本次讨论中的三点观察。第一，多方利益相关方方法本身。我们厌倦它了吗？显然没有。我们认识到它不完美。我们认识到它在不断发展。我们认识到，它需要加强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问责制。我们认识到，必须根据某些标准来评估它的发展。在这方面，NETMundial 原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还认识到，我们需要行动，而不只是语言。

第二，我们讨论了政府的角色。政府是否行动太快？还是行动太慢？在我们国家，我们经常被指责为行动太慢，没有捕捉到气味，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行动太快，过早引入监管，又可能会扼杀创新，或者弄巧成拙。

第三，我认为我们要归结到新兴技术上，它们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应对不同的范式、平台的作用以及某些方面日益缺乏的问责制。但是最后，主席先生，希望还是有的。我们对未来显然是乐观的。这是一次出色的对话。谢谢。

拉姆·莫罕：

这个总结太棒了，既充满希望和乐观精神，同时又不乏现实和务实，想要实现问责制、适应性和灵活性，建立信任和信心，数字依赖也需要合作和包容。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讨论组成员。感谢各位观众和来自各地的答复人。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安德里亚·格兰顿：

谢谢。可以停止记录了。

[会议记录结束]